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# 这世间的告别

□李曉

友人老陈,他那85岁的老父亲,在樟木柜子里放着一个纸口袋,里面装着老陈母亲的医院死亡证明、遗体火化证、骨灰安葬证、墓地购买书、墓地管理费票据、到派出所销户口后被截角的身份证……一个口袋里留下的都是关于死亡,那是一个人告别世间的证据。

老陈母亲离世后的日子,父亲常常摩挲着这个口袋里的东西,目光怔怔,嘴里喃喃。有一次我陪老陈去他父亲家,老房子门前一挂蜘蛛网迷住了我的眼睛,开门看见,老陈父亲陷入沙发正在打鼾,胸前抱着家里老影簿。老影簿里,有老陈母亲的黑白照片。老陈明白,父亲还靠回忆取暖。那天父亲对老陈说,我昨晚又梦见你妈妈了,她伸开手来抱我。父亲哆嗦着起身,佝偻着身子走路,感觉还在梦里接受着妻子的拥抱,害怕一用力,就挣脱开了妻子的拥抱。

老陈对我感叹说,母亲离世后,他也偶尔想起母亲,但父亲和母亲在人间相伴着走过61年的光阴,那种血肉相连的感情,远没有父亲对母亲那样深切。

穿行在我们卑微而琐碎的人生中,常常忽视着一些平常之中的美好,一旦一些事情出其不意地来临,我们才生出遗憾。这些年的经历,尤其是人到中年后,每逢遇到身边亲友的死亡,却还是闪电一样划破了昏沉的夜空,刺痛了我们的心。

人生的告别,有时实在是猝不及防。我大哥患白血病那年,他还不到20岁。爸爸把大哥送到重庆住院,他一拳砸在墙上说,就是把家当全卖了,也要治好我哥的病。当时家里也实在没啥可卖,几床旧棉絮,已发霉了。大半年后,我哥还是走了。大哥走的那天,爸在医院走廊颤抖着抱住我,抽泣着说,儿啊,就剩下你了……大哥走以后,如遭雷击的我爸,头发几乎是一夜全白的,一眼望去,白花花头发把我晃得有些头晕。我妈,腿肚子里仿佛被抽去了筋肉,走路成了罗圈腿。大哥走以后,妈妈在家里桌上多摆下一双筷子,那意思很明显,是在心里呼唤哥哥回来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菜,后来筷子不摆了,妈妈把疼痛放在了心里。而今,当我的儿子去山上小墓前祭奠他的大伯,他也只是在完成一种仪式而已。

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,下班后从公文堆里抬起头,和单位几个同事在一起开始闲聊。一位同事说,桂花路边有一家新开张的馆子,卖兔肉汤锅,味道不错。这同事说,改天一定请你们去尝一尝。这同事还带着歉意说,来单位这么多年了,还没请过你们好好吃一顿饭,多谅解啊。

没想到,他对同事们的邀请,竟成了留给我们的遗言。当天晚上,他跑步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。在写给他的悼词里,是我们无尽的追思。才发现,朝夕相处的10多年岁月里,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。在一幢大楼里工作,在一个单位的伙食团里吃着相同的饭菜,喝着相同的汤,看对方喉结滚动……

有次在一同出差的小旅馆里,是雨点滴答的天气,这个同事向我掏心谈起过他的家庭,才知道平时他为啥显得有些吝啬,一双破了洞的袜子也要缝一缝,一支牙膏也要挤了又挤,是因为他瘫痪在床的母亲需要长期吃药和护理,是因为他的妻子也多病,全家人就靠他一个人撑起。

在他死后,念叨起这件事,走进了他那简朴的家,我们才发现,他的那些吝啬,他的那些节俭,他的那些舍不得丢掉一张旧报纸扔掉一个瓶子的行为,其实是一个男人默默无言的美德,对一个家庭的责任和担当。想起同事们为他起的一个绰号“铁鸡公”,同事们鞠躬在他遗像前,表达着内心的对不起。

一位亲友、一位同事,乃至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人,一旦离开这个世界,为什么会牵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根弦?让我们一瞬间感到,死亡不再是抽象的,不再是遥远的,它近在咫尺。

一个人的离去,有时也让我们原谅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缺点和缺陷,甚至让我们精神明亮通透起来。人啊,都是在人性的复杂幽微世界里挣扎与翻滚着。某人的离去,才有了时间反省自己,什么是该珍惜的,什么是该坚持的,什么是该忽略的,什么是该妥协的。

我最初面对死亡,是童年时在乡里卫生院。我的一个

远房叔叔,上午还在医院咳出了血,要求陪护的家属回家给他炖碗芋头汤喝一喝,等亲属把芋头汤端来,叔已经喝不下去了,也说不出话了。他挣扎着伸出两个小指头,谁也不明白那是啥意思,这成了他告别这个世界的苍凉手势。

我记得那天是黄昏,低垂的阴云下,正好有一只乌鸦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叫着飞过。我看见叔的亲属就用那床铺上的床单把他的遗体裹上,两个人用竹竿抬回了家。

每次当我走过叔在山梁上的坟墓,心里害怕极了。有一天,风呼呼地刮,我在坟前蹲下身说:“叔啊,你别走出来吓唬我……”等我说了这样的话以后,一个少年的心,对死亡有了那么近距离的触摸。后来每次路过,我就要忍不住蹲在叔的坟边,自言自语几句。我感到,死亡没啥可怕的了,因为我可以和死人交谈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的出生可能不平等,但在死亡的路口,完成了这种平等。每个人都有一次这样的结局,你总有不能拒绝它的那一天。这样想时,你就会给自己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心理松一次绑、减一次压、缓一口气。

有一年,一位经历了枪林弹雨、面对过成堆尸体的老军人告诉过我,他对死亡的感受就是,和死亡保持1米的距离,是因为他要坚持战斗,活着回家。而今,他已快到100岁了。望着他长长的白色寿眉,我突然发现一个道理:和死亡保持这样一个触手可及的距离,也就更珍惜生命了,这就是常说的向死而生。

也许正是因为明白了这样的道理,一个哪怕是悲观的人,反倒更能寻求人生的意义,是因为悲观的人明白,死亡既然离我们每个人都近,那么别无选择,只有看清楚它,然后,给生命留下一个最大空间,让生命温暖地绽放,爆发出它最饱满最灿烂的力量与姿容,发出全部的光与热,实现生命的最大值。

所有的人生,其实都是一场告别,这世间的告别,是让我们在一场一场的目送里,凝望与珍惜,请多珍重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

## 放松心情 邂逅风景

□劉德

趁着周末,我去了一趟合川拜访一位朋友。车在出了九峰山收费站,右转到一个叫黄家院子的地方的时候,突然毫无征兆地爆胎了。万幸的是,路上车很少,我也及时控制住了车,把车靠在了路边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。那一瞬间,吓得我腿脚发软,浑身冒汗。静下心来之后,我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,保险公司问我车上有没有备胎?我说没有。于是他们就让我在原地等待,他们派救援车过来换轮胎。

无奈的等待中,我下了车,想透口气,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。

一下车,一股浓烈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。公路边有一个羊肠小道,往下走是一个缓坡,下面是一条蜿蜒的小河。当我的目光沿着小河向前游动的时候,那一刻,我被一抹明亮的黄色惊艳到了。定睛一看,那是一片油菜花。于是我顺着羊肠小道到了靠近河边的那一片油菜花地的旁边。走近一看,油菜花地一亩左右。三月,正是油菜花开的时节。眼前这片长势喜人、惹人喜爱的油菜花已经长出长长的花茎,花茎的四周有盛开的花瓣,呈十字形,黄色。花茎的顶端还有未绽开的花蕾,呈青黄色。微风拂过之处,油菜花轻轻摇摆,那微漾的花海之中,有一群大大小小的蜜蜂,在花海之中穿梭忙碌着。勤劳的蜜蜂,一朵一朵花挨着采蜜,只见它们忙碌的身影,在花海中穿梭,耳边传来它们翅膀扇动的悦耳的嗡嗡声。抬眼望去,远山逶迤绵延,郁郁葱葱的群山之间,散落着几座农舍,那高低不一的白色农舍,远远望去,就像白云缠绕在山间。那一刻,我陶醉在这自然界的美丽画卷中,不能自拔。

忽然间,耳边传来几声犬吠,那汪汪的声音吸引了我。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位老大爷挑着个担子,从河边的小路慢慢向油菜花田这边走过来。我礼貌地和大爷打了个招呼:“大爷好,今年高寿?”说话之间,大爷已经来到了我的眼前。他乐呵呵地笑着对我说:“小伙子,不瞒你说,已经七十九了。”我带着惊讶的神色,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来。“大爷,你担子里挑的是什么?”“水白菜秧,现在把它种下,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收获了。”说完就忙着从担子里捡出水白菜秧,在地里种了起来。

看着眼前忙碌的大爷,我想到了那句话“迟暮尔尔,烟火年年。朝朝暮暮,岁岁平安。”又到油菜花黄时,农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,溢于言表,付诸行动。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汗水,换来美好生活相伴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喊惯了乳名的伙伴

□黃愷新

把乡村小道当成大路奔跑

伙伴们常拿我的乳名碰石头  
老是笑我将悬崖峭壁当背景  
还把泥泞、荆棘当朋友  
互加微信

我们,从小到大喊惯了乳名  
无论何时何地,敢和风雨雷电开玩笑  
甚至,把藏在心里的深渊端上桌  
当下酒菜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能懂的诗

一年四季忙着在土里创食的牯牛哥  
宁肯自己苍老,宁肯被晒得黧黑  
也要让犁头锃亮,不怯场  
长出的庄稼,不丢人现眼

二娃不善交际,还认生  
他从不奢望有人为他的执着喝彩  
把“打铁全靠自身硬”这话,锻打成傲骨  
这小子扛得住,天再黑也要赶路

在外地打工挣钱的毛狗,大嗓门  
老家的土话一出口,掷地有声  
他常在睡梦里回到童年

